

沉默博物馆

日 小川洋子 / 著 伏怡琳 /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沉默博物馆

目 小川洋子 / 著 伏怡琳 /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2491

Chimmoku Hakubutsukan

Copyright © 2000 by Yoko Ogaw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0 by Chikumashobo Ltd.,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oko Ogawa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默博物馆/(日)小川洋子著;伏怡琳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872-0

I. ①沉… II. ①小… ②伏…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3323 号

责任编辑:陈 旻
特约策划:周 洁
封面设计:李丝蓓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73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
版 次 201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872-0
定 价 22.00 元

到这座村镇时，我手里只提了一只小旅行包。里面放着几件替换的衣服、用惯了的书写工具、剃须套装、显微镜，还有两本书——一本是《博物馆学》，另一本是《安妮日记》——就这些而已。

客户在信里说会派人到车站接我，可我并未向对方描述过自己的样貌，所以很担心能不能顺利接上头。我走下连着站台的阶梯，走出检票口。除我以外，没有人在这站下车。

“欢迎来到。”

坐在候车室长椅上的一名女子边说边向我走来。远比预想的要年轻，她的年纪几乎可以说还是位少女。不过，言谈举止却彬彬有礼，落落大方。我反而莫名地乱了阵脚，一时间找不出打招呼的话。

“那，我们走吧？”

少女毫不介怀，把我让上车。

“请开车吧。”

她对司机发令道。

时值初春，风里还留着丝丝凉意，但她却只穿一条轻飘飘的大摆棉布连衣裙，外面连毛衣都没罩一件。那天的天气晴得叫人舒爽，薄薄的云彩乘风流淌，四下里光照充足的地方盛开着春番红、水仙和雏菊。

我们开过车站前的大路，穿过中央广场，不久田园风景便豁然铺开在眼前。路的右边延伸着一片杂木林，左边是块马铃薯田，远远的地方则是片牧场。再远一些的地方，在天空和山丘的交界处，一座钟楼展露出身姿。阳光均匀地洒落在每一样东西上，仿佛要把藏匿在树荫杂草下的寒冬的残迹，都悉数融尽一般。

“这里真美。”

我说。

“很高兴您喜欢这儿。”

一路上，少女双手放在膝头，背脊挺直，端坐着目视前方。只有在说话时，她才会集中精神微侧过头，视线落在我的脚边。

“在这么美的地方，工作一定会非常顺利。”

“家母也希望如此。”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她是客户的女儿。

车每转一次弯，少女的头发便哗啦啦地掠过来，在她侧脸上遮出半边阴影。那头长发自然垂顺浑然天成，让人怀疑莫非出生后一次都未曾动过剪刀。

“我母亲脾气怪得很，希望您不要介意。”

少女说，语气比刚才略显亲近。

“这一点请不必多虑。”

“因为处得不太融洽，已经有好几个人做到一半就中途走人了。”

“别看我还年轻，可我在这一行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不会做这种不负责任的事。”

“确实，看您寄来的简历的确经验丰富。”

“我的工作就是要尽可能多地打捞那些从世界边缘滑落的东西，然后再从它们酿造出的不和谐中，找寻具有深意的价值。过去那些客户，也都是些很难应付的人。我毫不怀疑，如果把他们做成名册，应该能弄出一本相当有意思的藏品目录。总之，对于性格有些怪僻的人，我早已见怪不怪。还请放心。”

我隐隐觉得少女脸上浮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但一瞬之后，就又被那张礼节性的面孔掩藏了起来。

不知何时，路面从沥青变成砂砾，路幅也越来越窄。车似乎正开往村落西郊。周围尽是低矮的灌木，不时会有小动物，不知是黄鼬还是松鼠，在杂草间一穿而过。包里那架显微镜的部件，咔嗒咔嗒响个不停。

越过一座小河上的石桥，攀上一条舒缓的斜坡，面前矗立起两座伟岸的门柱。铁门敞开大口，车也不减速，径直滑入门中。鹅卵石铺就的小路蜿蜒曲折，两旁密密地种着高大的杨树，把阳光阻挡在外，路上略显昏暗。间或有几块小石子经不起轮胎的碾压弹打到玻璃窗上。

“我们到了。就是那儿。”

少女隔窗指向对面。视野毫无预兆地豁然开朗，一座大宅

院现身于高地的另一端。那只被窗玻璃硬生生拦下的手指白得耀眼，透出惹人怜惜的青涩。

面试地点定在书房。客户端坐在房间正中的天鹅绒沙发上。本该是乳白色的绒布，被汗水、手垢、唾液、尘埃、各种饮料、糕点的油脂等所有可能的污渍日沾月染，早已变得肮脏不堪。上面的靠垫开始凹陷，两旁的扶手也磨出洞来，里边的棉絮隐约可见。

客户的身材异常矮小。整个人瘦削得就像身体里的养分都被掏空了一样，腰部几乎折成直角。如果伸出双手，似乎能把她整个端抱到胸前。或许可以说，她早已突破矮小这个词，正向人展现着小的极致。

不知是身材原因，还是品位问题，她的穿着让人难以形容。头戴一顶绒线帽，身上的服装全然不顾色调搭配，只是把格子、条纹和花朵图案的衣服乱裹一气。她整个人，就像沾染在沙发上的大块污渍。

不过最让我吃惊的，还是眼前这位客户作为来接我的少女的母亲，未免年岁过长。怎么看，这位老妇都应该年近百岁。她身体的每个角落都已被衰老蚕食。我实在无法相信眼前这具干瘪的肉体能催生出那样一位水灵的少女。

好一会儿，谁都没开口。老妇只是缩起肩膀，耷拉着脑袋，连声咳嗽都没有。光这样静静坐着，她的身体似乎越发蜷缩在一起，老态毕露。

说不定这也是面试的一部分，我思忖着。这种面试无非是

想在沉默中考察一个人的性格。又或者，我从一开始就做了什么事让她不高兴的事？比如，忘记买些见面礼，领带的花纹不合她意……

可以想见的理由不胜枚举。我带着求助的眼神，把目光投向静坐在弓形窗^①前的少女。但她却没有回报我一丝微笑，正忙着一一抚平连衣裙下摆上的褶皱。

帮佣的妇人端来茶水。茶杯与杯托喀喀嗒嗒的碰撞声，多少缓和了尴尬的气氛。只可惜，没多久沉默再次蔓延。

这间书房的天花板极高，显得格外清冷。外面天气晴朗，可里面却拉起厚重的窗帘，遮蔽了阳光，积灰的灯罩下灯光微弱，整个房间都有些昏暗。北边占据整面墙的书架上摆放着大量藏书，散发出皮革与纸张混合在一起的独特气味。

我粗略估摸了一下，这座大宅院藏品颇丰。当然，最后还得细细鉴别才能断言，不过从门厅到楼梯、走廊这一段，就装饰着好几件绘画和雕塑；这间书房里也能分辨出时钟、壶罐、灯具和玻璃工艺品等不少珍稀器物。

问题就在于，这些东西的保存状态实在不敢恭维，贵重物品和廉价垃圾不作区分地胡乱摆在一起。就比如，那只看上去制作于上世纪末的仿雄鹿纯银烛台边，摆着一只像是从廉价餐馆顺手牵来的劣质烟灰缸。要把这些东西从头鉴别、分类、修补……恐怕得费上一番功夫。跟迄今为止做过的项目相比，这次的工作无疑繁杂得多。

“我相信，一定会成为一座很不错的博物馆。”

^① 弓形窗，指建筑物外墙上向外凸出的窗户。



终于憋到极限，我忍不住开口说。老妇诧异地抬起头，第一次正视我。

“就个人收藏来说，应该算是上乘的。不仅是美术品和工艺品，包括日用品、庭院、还有这座建筑本身，一定可以打造出一座相当气派的博物馆。”

“你，在说什么？”

与其说老妇话中带刺，不如说这一声绝不像是那贫瘠的身躯所能发出的威严而响亮的质问吓退了我，让我不知如何作答。

“呃、当然、这一切、还要跟您商量，照您的意思来办。我想说的就是，可以有很多种可能性。比如，去村政府申请一块小展区、冠上您的名字举办个人收藏展，或者在这片大宅院里建造一座新的博物馆，各式各样的方法都……”

“我是在问，你刚刚都说了些什么。”

“刚刚，刚刚说的……那个，说什么来着了……不管说了什么，都是关于博物馆的事……”

“唉，真要命！就这么几秒钟以前你自己说的话都没法儿准确地重复一遍，你这记性可真够差的。就你这样儿，哪儿像个专业的博物馆技师。话说在前头，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磨蹭。特别是那些慢条斯理的家伙。不管什么事儿，都得给我准确、利落地办好。你也看到了，我可没多余的时间和闲功夫陪你瞎耗。”

一个又一个单词从那双深陷入颊骨的嘴唇里蹦出，散落到房间的各个角落。老妇的手指、肩膀和膝头，也像在配合声音的震动一般颤抖着。

“我可没拜托你把家里这些破劳什子装进博物馆。你最好别在那儿自说自话。这些破东西多是老辈们一时心血来潮，看钱看厌了四处收来的，哪有人愿意看这些？任谁看了都高兴不起来。说什么哎呀真稀罕、哎呀要珍惜，说到底，来看的人最多也就是在展柜上留下几个脏兮兮的手指印子罢了。”

老妇的腰背越发拱起，她目光朝上直射向我。双颊深陷，眉毛似有似无，帽檐下露出的那方狭窄的额头上长着一个化脓的小包。

不过，以绝对优势称霸那张脸的依然是皱纹。眼球、鼻孔、嘴唇，无不被皱纹遮蔽。每条纹路都深得像衣服上的褶皱，毫无缝隙地印刻在她脸上，让我想起过去在自然史博物馆工作时，看到的那头北冰洋海象的皮肤。

“家里摆着的这些个东西，没有一件儿是我自己费工夫搞来的。全都是上一辈的人依着自己的喜好弄来的。凭什么现在倒要我来帮他们收拾？我才不管呢！凡是其他人能做的事儿，我绝对不会自己去做。这就是我做人的首要原则。好了，我刚刚这些话里有两条你必须牢记在心的真理。来，说给我听听。”

我松开一颗西装纽扣，看着正在变凉的茶水定了定心，开口说道：

“做事要利落，还有，只做别人不做事……”

也不知答对答错，老妇只是哼的一声，从鼻子里重重地喷出一团气体。

“我要建的，是你们这些小毛孩儿想都不敢想，在这世上哪儿都找不着儿，但又绝对需要的宏大的博物馆。一旦开始

做，就绝不能中途放手。博物馆必须不断增殖。可以扩大，但绝不会缩小。这么说吧，博物馆是一种背负着永恒的、可悲可怜的存在。如果看着一天天变多的藏品吓得落荒而逃，那这些可怜的藏品就会再一次死掉。这些个本来扔在一边也不会碍着谁只是安安静静地自个儿腐朽老去的东西，被硬生生地摆到大庭广众之下，给人们打量来打量去，有时还指手画脚，可最后到头来却又莫名其妙地厌倦了再次被抛到一边。你不觉得很残忍吗？所以，绝对不可以半途而废。听到没？这是第三条真理。”

与她开口说话时同样突然，沉默再次笼罩。刚一合上嘴，她就又变回那位小得几乎快消失不见的老妇人。身体不再颤抖，目光朝下，刚刚还与唾沫一起四散飞溅的精力，顿时被静谧吞噬得无影无踪。

究竟该如何应对这种反差，我毫无准备。如果少女向我表露一些细微的情感，哪怕只是递个眼色，我也不至于如此坐立不安，我心想。然而，少女却依然静静地安坐在房间的一角。

透过窗帘能感受到太阳在下沉。风似乎更强了，远远地能听到树叶沙沙作响。一股凉凉的空气从脚边升起，让沉默的密度更加浓重。

“你学到的博物馆的定义，说来给我听听。”

假牙眼看着快要脱落，老妇的唾沫气势更汹汹地飞散开来。

“好的。”

想把自己表现得更优秀之类的努力根本就是白废，这一点已明确无疑。所以我决定，单纯地复述脑海中最先浮现的答案。

“博物馆就是向公众开放，为社会及其发展做贡献，对人类和环境的物理证据开展调查，并加以收集、保存、公开，然后以研究、教育和欣赏为目的将其陈列展示；但不追求营利的……常设性机构。”

“切，真无趣。这不就是在背诵国际博物馆协会给出的基本定义吗？”

老妇喉咙里的痰呼噜作响，她打了个喷嚏，把假牙往里推了推。

“听好了。这种啰嗦死板的定义，你还是趁早忘了吧。想我年轻那会儿，把全世界的博物馆都跑了个遍儿。从三天都逛不完的大型国立博物馆，到古怪的小老头儿用仓库改造的农业器械资料室，所有这些都没漏过。可是啊，没有一个能让我满意的。那些个馆子，不过是放东西的仓库。想要向智慧女神进贡的热情，半点儿都看不出来。我想要的，是一座超越人类自身存在的博物馆。比方说，就连那些看上去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扔在垃圾桶里的烂菜叶儿，也一样能找出奇迹般的生命痕迹，就好像从根基上把整个世界的活力都包裹在里面一样……算了算了，再怎么解释你大概都听不懂。谁让我对着一个只会说什么‘不追求营利的常设性机构’这种空话的家伙呢。今天是几号？三月三十号？这不是野兔的受死日吗？完了，差点儿就给忘了。今天可是吃带着关节骨的野兔腿的日子。天都要黑了。我得走了。”

老妇手握拐杖，站起身。我正想上前扶她一把，却被挥舞的拐杖硬扫回来，她颤巍巍地走出书房。少女紧跟在她身后。我默默目送两人的背影。老妇刚刚坐过的沙发，留下一个小小

的凹陷。

那晚，我被安排住在庭院尽头一栋干净整洁的小房子里。这是一幢两层楼的连体别墅，左右对称的两户人家紧挨在一起，隔壁住着园艺师和他妻子。园艺师就是早先开车去车站接我的司机，而他妻子则是端茶到书房的帮佣的妇人。

在房门口不期而遇时，园艺师亲切地跟我打招呼。

“新来的吧？”

“嗯。不过估计不会要我，因为面试一塌糊涂。”

“这可说不定哦。”

“可我实在不觉得，她会对我感到满意。”

“想讨那个人喜欢本来就不可能。反正，你也别往心里去。早点休息，这么远过来也够累的。”

园艺师有着一副长年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所特有的强健体格，挽起的袖口隐约露出被日头晒黑的臂膀。这里宅院太大，少女太年轻，老妇太年长——在这无序的混沌当中，他所显示的平常和些微的关怀，成了我唯一的慰藉。

日落后窗外瞬时被涂抹成一片黑暗。无论如何眨眼，都找不到一星半点的光亮。宅院藏在树林另一侧，化作一团漆黑沉入夜的深渊。

我吃完帮佣的妇人送来的晚餐，接下去便无事可做。房子一楼是厨房和客厅，二楼则是卧房和浴室。家具和日用品都很实用，设计简约大方，远比主宅打理得更干净。不过考虑到明天或许就要离开，我尽量不碰用不到的东西。

我原封不动地把旅行包放在床边地板上。因为不好意思弄脏浴室，我只借用一块毛巾擦擦身子，而后漱完口草草了事。床头柜上整齐地叠放着一件熨烫好的睡衣，看上去无比舒适。应该是帮佣的妇人特意准备的。我虽然稍有心动，但最终还是决定不去碰它，就着内衣钻入被窝。

《安妮日记》，是我从包里取出的唯一一件东西。临睡前读上几页，已成了多年来的习惯。读哪篇、读多少，都随心所欲而定。通常会从顺手翻到的那一页开始，放声朗读一两页，或是整篇日记。

为何会养成这样的习惯，如今已记不真切。这本《安妮日记》是母亲的遗物。她在我十八岁那年去世。

虽然我从未遇到过，但听说这世上有不少人习惯在临睡前读几页圣经。或许就和那些人的心情差不多吧，我每次在宾馆床头的抽屉里看到圣经时都忍不住这样猜测。当然，我母亲并不是上帝。只不过，在人的意识脱离肉体之前，通过和某种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交流沟通来平定自己的内心，这种方式在我眼里多少有些相似。

书的封面和纸张，早已变成轻微的茶褐色。书角磨得不成样子，用作书签的细缎带也已抽丝，好几处书页都开始脱线，将落未落。对待这本书必须异常小心。我双手捧起书，尽量放松手指，去掉多余的力量轻轻翻页。

扉页上留着母亲的签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她自然不会想到多年后儿子会把这本书当作她的遗物，她大概只是想在自己的物品上留下一些印痕，字迹非常潦草。

经年累月墨渍蒸发，她的名字正一点点淡去。一想到不知

哪天字迹就会完全消失，我心里说不出的恐惧。不仅是因为对母亲的记忆慢慢远去而感到悲伤，我总觉得自己会伤得更加彻底。就好比这本沾满母亲和我指纹的书，被人用刀撕成碎片，或被扔到熊熊火焰里那般恐惧。

我忽然想起老妇白天所说的，再一次死掉，这句话。背负着永恒的、可悲可怜的存在——我赶紧摇摇头，赶走她的声音。

翻开书，是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七日、星期四那页。安妮在把自己写的故事念给凡·丹太太和彼得听。这也是安妮对彼得心生好感的重要场景，我一直都很喜欢。——不要以为我恋爱了，因为我没有^①——这句话下面，划着一段波浪线。那道线也淡得似有若无，仿佛在我的吹息之间就会消失。

正因为这样，与其说我在朗读，不如说我正对着耳朵深处那团小小的黑暗啾啾私语。我能感觉到安妮·弗兰克的话语，如同夜露般被浸染在夜色当中。这间卧房异常安静，空气澄澈寂然，很适合朗读。虽然是第一次住，但我能预感到自己将沉沉睡去。

次日清晨一睁开眼，我就开始打包收拾。说是收拾，其实不过就是洗把脸，穿上昨天那套衣服，再把《安妮日记》收进包里而已。

炫目的阳光照进房间，流淌在林间的雾霭一片片被阳光吞

① 摘自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海南出版社发行的《安妮日记》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八日篇，彭淮栋译。

噬消失无踪，看来今天也会是个大晴天。昨晚全然没注意到，这栋房子面朝的后院过去似乎是座马场，正中间有一处兼作饮水池的水井，再过去建着一座古朴坚固的石砌马厩。马厩东侧是片花园，色彩缤纷的花朵迎接着朝阳的洗礼，随风摇曳。

我把床单收拾平整，再次环视房间，检查是否落下东西。不知道火车的发车时间，让我有些担心。看那车站的样子，每天最多也就一两班快车吧。

对了，可以去隔壁问问园艺师，他应该会告诉我。就在我站起身时，听到有人打开了楼下的大门。

“早上好。请问起床了吗？”

传来少女的说话声。

她摸上楼看到我手提旅行包，不禁一脸惊讶。

“您这是干什么？”

“我打算跟你母亲告别后再走，不过现在时间还早，只能无所事事地发发呆。”

“可您为什么要走呢？”

“看你母亲气成那样，不用说肯定没通过面试。”

“妈妈她才没生气呢。那只是她对第一次见面的人，表现出的特有的害羞，很普通也很平常。我不是提醒过您，她脾气怪得很，要做好心理准备吗？您已经被录用了。要在这儿造一座博物馆。所以，哪儿都不用去。”

少女一边把手指滑入发丝理顺头发一边说。她大概刚从主宅那边穿过院子跑过来，脸颊上泛着红晕，裙摆下的小腿被露水打得湿漉漉的。被录用了，我也不知该不该高兴，只觉心底慌乱无序，姑且笨拙地向少女道了谢。

“好了，快开始工作吧。今天呢，您首先要了解这座村子的大体情况。我来给您做向导。车已经在门口等着了，您现在能出发吗？还记得妈妈说的第一条真理吧？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磨蹭。”

二

园艺师开车到中央广场放下我们，便顺着来时的路折了回去。

“基本上哪儿都能走着去，这村子很小。”

少女说。

时间尚早，广场周围的店铺门帘紧闭，不过漫步遛狗和赶着上班的人已交汇成稀疏的人流。广场中央有座喷泉，两头石狮两两相望，从嘴里喷出水柱。还有几只鸽子，在喷泉边休憩羽翼。

广场分出五条路，一条大路通往车站，一条是带拱廊的商店街，剩下的三条都是汽车勉强才能擦身而过的小路。我们把每条路都走了一遍。不知是不是精心规划过，少女面对任何一个十字路口都不曾犹疑，总能选对合适的方向。我事后翻看地图才发现，如果用彩色铅笔描摹那天所走的路线，能一笔绘出